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七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疏】湯以至百里○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

力哉按孟子前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謂遷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之文彼此互見貫而通之乃見其備湯文始小而終大由能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藉力當未必然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云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先生答張夫子問云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注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

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疏】注贍足至者也○正義曰贍古作澹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愁悴不贍者高誘注云贍猶足也又先已篇云期年而有扈氏服注云服從也闔閭毛三本作服就於人廣雅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也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人即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已力服不足而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贍故下以力不贍也從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贍而從人則以德服人即是以德不贍而從故云以已其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顏淵于貢於孔子無力可言從之惟心悅於德耳若以力服人者即上以力假仁之人則與下非心服也不貫且以德行仁者豈用以服人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第六章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

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西南北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 疏 王者任德○正義曰漢書禮樂志云天任德不任刑○遠人至懷之○正義曰論語季氏篇文足利本懷作來韓本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注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埤下近水泉之地也 疏 注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為榮注云榮樂也濕宜作溼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注云溼謂地溼氣也埤閩監毛三本作卑埤

埤通管子水地篇云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爲都居注云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坐篇云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注云埤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是卑下爲近水泉之處爲水漸洳不免於溼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注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也疏注使賢至事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尻也說文几部云尻處也今通作居故以兩居釋兩在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注云無則已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今賢者處位是有其人故云得其人淮南子俶眞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居職故任其事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注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

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疏

注及無至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注云閒息也閒暇謂安息此以除去欒以內亂爲少閒則不獨無敵國之虞國家閒暇謂不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不得休息趙氏舉其外以概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明著也說文彡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脩修三字義通管子宙合篇云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審於符者高誘注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爲修明一爲明審趙氏以政教宜修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爲畏懼廣雅釋詁畏懼也是也一爲畏服曲禮畏而愛之注云心服曰畏是也大國無容畏懼故以畏服言之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注

詩邠國鴟鴞之篇道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緜牖戸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

疏注詩邠至道也○正義曰詩在今毛詩鴟鴞篇第二章傳云道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緜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緜其牖戸桑根之皮必須剝而取之故毛傳訓徹為剝趙氏訓徹為取廣雅釋詁云撤取也撤徹字通毛詩釋文云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大雅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注云齊詩作自杜荀子解蔽篇所言乘杜即相土是土杜古字通也綢繆即纏緜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綢繆纏也謂以桑根之皮絞結束縛之成巢也爾雅釋鳥云鴟鴞鸋鴂陸璣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提鴟鴞為小鳥也今此下民今毛詩作今女下民詩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事見周書金縢篇趙氏則以爲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蓋三家之說與毛異者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注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疏注般大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伴大貌方言廣雅孟子注皆云般大也亦謂般即伴○注怠惰敖遊○正義曰禮記少儀云怠則張而相之注云怠惰也○詩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云敖遊也說文出部云敖出遊也敖同遨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疏注詩大雅至福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第六章毛傳云永長言我也趙氏訓詁與毛同皆爾雅釋詁

文質雅釋詁云配當也箋云當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亦以當釋配分於道謂之命配當善道則配當天命矣莊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求也故自求即是自責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衆與多義同故以有釋多謂能自責則有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注**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疏**注殷王至活也○正義曰尚書太甲三篇今文古文皆不傳不在逸書之列故趙氏但云殷王太甲言不言逸書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說文蠥从虫辥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祆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又孽庶子也从子辥聲玉篇蠥或作孽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高宗雊雉者經云高宗融日越有雊雉叙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

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
驩殷道復興是其事云宋景守心者呂氏春秋制樂
篇云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
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
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
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
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
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
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
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
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三徙舍舍
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
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
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
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
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
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修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
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
其事也故云是為不可活聲謂活或為逭禮記緇衣

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與孟子所引字雖有異而大指無殊惟逭之與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逭逃也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疏言當防患於未亂也○正義曰易既濟象傳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德經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注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疏注俊美至稱傑○正義曰鶡冠子能天篇云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史記屈原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云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子泰族訓云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

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辯名記宣公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辯名記辯名即別名也惟作倍人曰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說文人部云俊材過千人也傑執也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秋孟夏兩紀皆云才過萬人曰桀千人曰俊而注功名篇則云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桀注國策齊策又云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傑王逸注楚辭大招云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注九章懷沙篇云千人才曰俊一國高曰傑焉鄭注尚書臯陶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均無定說大要皆才美出衆者之名故典籍隨舉爲稱或言俊傑或言俊乂或言豪傑或言英傑越氏

雖以萬人者稱傑而俊則不言千人而但云美才出衆也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疏注市廛至宅也○正義曰王制小戴禮記篇名鄭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蓋商與民居於國中皆有廛商賈所居之廛在市王制市廛而不稅是也此國宅不專指市中之宅凡民之居與官吏之居皆可統稱趙氏以市宅亦在其中故引以爲証然則廛而不征謂商賈居此宅不征其稅與鄭氏稅其舍不稅其物之說不同

故云古者無征衰世征之謂古者並此舍亦不征稅
稅其舍者衰世也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
入於膳府注云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
售者官而居之貨物沉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
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
而可居以蓄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
不廛則天下之商皆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諸
藏於廛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入
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
元謂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腐敗爲買之法入膳夫
之府所以舒民事而官不失實此先鄭解說廛而不
征之謂貨物藏於此而不征稅與後鄭異趙氏蓋本先
鄭廛人掌斂布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
府注云人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後鄭據此故注
王制以廛爲稅其舍即此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但
明曰廛而不征是不征即不征此廛之稅賈公彥疏
云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蓋
趙氏以周禮非文王之法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故不
依周禮也趙氏謂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
地耳不當征其廛宅則是法而不廛乃申明上廛而

所以不征之故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一夫百畝之地不當征其市中之舍與先鄭所說亦不同先鄭以貨物有滯而不售以法出之使不久滯于市廛趙氏所不用也序官廛人注云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賈氏疏云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及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卽市屋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按杜子春仍兼顧壇墠之義故以市中空地解之司農與之同然廛非壇墠也壘之次舍爲廬廛猶廬也故後鄭以爲民居區域市物邸舍商賈貨物宜藏居舍之中不得豬於空地趙氏不用空地之說以爲市宅是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注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

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疏注言古至之也○正義曰王制注云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孔氏正義云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大宰天官冢宰也司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是周禮關市有征也周禮相傳以為周公所作故以為周公以來也猶譏周禮作幾古字通賈氏疏云孟子陳正法與周異閩監毛三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夫征作之征並非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注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横稅賦若履畝之類疏注助者至之類

○正義曰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借民力則藉即是助殷畝者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善畝之穀仍是什一不爲橫征若民因有懲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穀不踐其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之什一乃是加賦趙氏以爲橫則當如杜說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注 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者謂其民也

疏注里居至民也○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士徒車輦給繇役鄭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爲帛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布爲錢即爲泉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閭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

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
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
將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
切取之非關力之罰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
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
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横取者今
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
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即此夫里之布是已注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載
師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浮泛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
之也閭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閒民非游手也夫
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太宰九職一曰閒民無常職轉
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並不事事也閭師
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
曰無職而不曰無職事閭師疏劉氏問夫家之征與
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
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夫字
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者論
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漢口率出泉概施之
有職閭則推施之閒民而已趙氏佑温故錄云夫家

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趙氏注廣言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氓民也从民亡聲讀若盲詩氓之蚩蚩傳云氓民也方言亦云氓民也孟子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趙注氓者謂其民也按此則氓與民小別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氓故字从民亡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甿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改甿如說文引周禮以興鋤利萌是也氓者謂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詩字則經文當本作萌翟氏灝考異云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呂氏春秋音律篇注云之其也故爲之氓周官載師注引作爲其民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注】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

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勉以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疏注今諸至者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信誠也故以誠釋信仰之義爲向自卑向高自近向遠者望也孟子離婁篇言仰望而終身此仰之義爾於望族蓋也望遠雅釋詁云愛也也仁之於父母云若父母是愛之也小爾雅廣詁云率勸也勸之義與勉爾雅以勉釋率爾雅釋言云濟成也故以成釋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疏注言諸至吏也○正義曰使從吏聲故吏之義通於使襄公三十年左傳使吏問於朝釋文云使本作吏段氏玉裁說文解字人鄭注云冰鄭注冰吏也吏同使

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仁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梁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疏梁夫擾擾○正義曰國語晉語云范文子謂厲公曰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廣雅釋詁云擾擾亂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注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注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疏注易於轉丸於掌上○正義曰說文丸部云丸圜也傾側而轉者置丸掌上其轉易易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注】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疏】注乍暫至怵惕也○正義曰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云詐戰不日注云詐卒也廣雅釋詁云暫猝也釋言云乍暫也乍與詐通猝與倅通乍暫亦互字轉注也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云孺子小子也始能行而尚無知識不知井之溺人故斯入井也國語周語內史過云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注云怵惕恐懼也文選東京賦云猶怵惕於一夫薛綜注云惕驚也驚即駭驚駭猶恐

懼也趙氏解梁惠王上篇隱其無罪爲痛說文心部云惻痛也漢書鮑宣傳云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注云惻隱皆痛也然則怵惕惻隱謂驚懼其入井又哀痛其入井也以隱之義已見前經文下亦自申明之言惻隱爲仁故略之耳音義云內本亦作納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於鄉黨朋友皆爲人之事故統之云非爲人也孔本作發於中非爲其人也無情字有其字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臣聞其聲淮南子修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並云聲名也禮記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注云名者謂聲譽也故以名釋聲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注**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疏**注言此至行耳○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謂人之性皆善禽獸之性則不善也禽獸之性不善故無此四者禽獸無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爲人之心無論賢愚則皆有之矣孟

子四言非人乃極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趙氏此注深得孟子之恉不愧通儒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覲曰孟子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氏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於句首俱加人字則四稱非人竟爲指斥罵詈之辭非孟子義趙氏云人但不能演用爲行正申明人必有此心惟禽獸無之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注】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疏】注端首至用之○正義曰儀禮鄉射禮注云序端東序頭也頭首也故端爲首端與耑通說文耑部云耑物初生之題也題亦頭也故考工記輪人鑿端注云內題方有頭可由此推及全體惠氏士奇大學說云大學致知中庸致曲皆自明誠也中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爲曲在心爲端致者擴而充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

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以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仁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且言義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以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舉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蓋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己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自人道遡之天道自人之德性遡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其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人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

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仁主於愛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人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則己去仁己去仁則己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按賈誼新書道術篇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不忍人之心卽是惻隱之心惻隱爲仁之端仁義禮智四端一貫故但舉惻隱而羞惡辭讓是非卽具矣但有仁之端而義禮智之端卽具矣**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注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疏人之至體也。正義曰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身言必有也毛氏奇齡賸言補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四德是性之所發藉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於性觀性之得名專以生於心爲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注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注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疏注擴廓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擴音郭字亦作彍音霍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彍滿弩也孫子兵勢篇云勢如彍弩太平御覽引尸子云打弓彍弩漢書吾邱壽王傳十賊彍弩顏師古注云引滿曰彍並字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氏注云擴廓也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義亦與彍同按說

文弓部云彉讀若郭郭即廓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是也趙氏本作彉以滿弩之訓於此文不切故以廓解之即說文讀若郭之義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高誘注云廓張也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開弓與滿弩義同趙氏上注云可引用之引用即此彉矣彉亦廣也下注云廣大之即訓彉而充之淮南子說山訓云近之則鍾聲充高誘注云充大也故以大釋充彉而充之即引而大之也說文火部云然燒也火始燒泉始通其勢不可過止故由微小而無所不至猶人之有四端既知擴而充之則亦無所不至也惟無所不至故放諸四海而民皆安保也論語里仁篇苟志於仁矣孔氏注毛詩秦風苟亦無信傳皆云苟誠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即安四海之民也人不能事父母即是不仁不義無禮無智雖愚蒙豈不知父母之當事惟賊害其性遂至不能順於父母趙氏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不能事父母豈尚能保安四海此言性善之切可謂通儒矣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

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注】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疏】注矢箭至爲甲○正義曰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太平御覽引字林云箭矢竹也箭爲竹名可爲矢故矢即名箭也閩監毛三本作函甲也音義出鎧字則鎧是也武氏億釋甲云鎧爲甲之通名釋名鎧猶塏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函甲介鎧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之名禮記疏言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

謂之鎧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爲名儀禮既夕禮甲胄干笮疏甲鎧胄兜鍪者古者用皮故名甲胄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鍪隨世爲名故也億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鎧所由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蓋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介旁旁傳云介甲也秦風俴駟孔羣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札介甲也傳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鎧定八年傳王人焚衝注云衝戰車考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鎧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按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鎧亦以金爲之此又可

為証以見當時鬬雞之戲尚如此蓋必有所倣效為
然其人得用金為鎧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
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劉氏云謂
以鐵幕為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
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兵鳴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
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
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
為區分其義非也函人為甲見考工記○注巫欲至
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
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注云衍
讀為延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
禰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為之
招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招招禰也弭讀為敉敉
安也安內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祝號掌於人祝
小祝而授男巫是祝之事巫為之也逐疫惡祝於末病
時除疾病祝於已病時皆所以求活人也惡氏上苛
禮說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
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
言句讀禱代受告哉小祝將事候禳求遠皋疾男巫
祀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曰

病者瘳所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梓人匠人並見考工記皆不言作棺而宮室屬之匠人棺椁亦宮室之類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柩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主眾匠又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天子之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桓楹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窆內之碑匠師主之則棺椁亦匠人所為明矣故儀禮既夕記云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遂匠遂人匠人也匠人主載柩窆雜記云匠人執羽葆御柩襄公四年左傳定姒薨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請木則棺為匠所作椎匠人作棺故之載柩御柩之事皆匠人主之此國之職事而士大夫之棺亦必匠人所作故孟子為母治棺使虞敦匠事此云作棺欲其蚤售者則主買棺者而言蓋士庶之家不能自治必市於匠人而匠人即以棺為售閭民之若蝝稗地三續云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即孟子巫匠亦然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注 里居也意

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疏】注簡擇不處仁○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柬擇也說文手部云擇柬選也柬部云柬分別簡之也柬古簡字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注】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爲智乎【疏】注爲仁至智乎○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故爲仁可以長天下也假如漢書儒林傳假冏列兵之假顏師古注云給與也謂天以仁給與人使得長人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安宅是安居故云居之則安禦止也莫之禦是無止之者也智屬知此言不仁是不智故云不能知入是仁道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注】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

也【注】治其事而耻其業者惑也【疏】注惑也○正義曰智者不惑上云不仁是不智故云惑阮氏元校勘記云矢人而耻爲矢也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文上有由字如耻之莫如爲仁【注】如其耻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注】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疏】仁者至已矣○正義曰禮記射義云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此文蓋有所本說者言術不可不慎術承上矢函巫匠則指藝術而言藝術人之所習也習於爭戰則糜爛其民如矢人之不仁矣所以習於爭戰者以欲勝人也故此以射爲喻而戒其不怨勝己也不特諸侯之習爭戰也推之士庶人惟知利己損人則時以忮害爲心以爭勝於人此不能勝

必多方乞助於他人役於彼以求伸於此心日益刻氣日益卑苟始以正己繼以反求本無傾軋之心無事屈身之辱儒者求勝以學市人求勝以利朋黨阿比托一人以爲庇其趨同也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耻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注】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讜言【疏】注尚書至讜言○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咎繇謨曰禹拜昌言今文尚書作黨黨趙注孟子引尚書禹拜黨言逸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張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對策嘉黨皆昌言字之假借也至於讜言亦見漢人文字字林讜言美言也此又因黨言而爲之言傍謂之正俗字可盧氏文弨校逸周書祭公解云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時而黨正注謂直言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

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注】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疏】注大舜至者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虞帝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後人或删舜或改爲帝論語子罕篇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是孔子稱舜巍巍而巍巍則爲大也云於子路與禹同者趙氏以善與人同之人指子路與禹謂舜之善在舍己從人而善舍己從人之此舜之善與子路禹同者也經文善與人同在上注倒言之耳按周易同人彖傳云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惟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同即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善與人同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知矣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兩端人之兩端也執兩而用中則非執一而無權執一無權則與人異執兩用中則與人同執一

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從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意林引尸子云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之盛德也禮記大學篇引秦誓云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樂人有善則無他技無他技是不爲異端不爲異端是善與人同也舍己即子路之改過從人即禹之拜昌言聖賢之學不過舍己從人而已孟子闢揚墨以其執一此章發明專己執一之非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注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

疏注舜從至爲善○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

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舜耕稼陶漁之事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書序云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今大禹棄稷篇不存唯存皐陶謨禹旣拜皐陶之言帝乃命禹亦昌言又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及皐陶拜手稽首颺言賡元首叢脞之歌而帝且拜而命之可爲舜取善謀之證乃此其爲帝時也孟子則遡言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舍己從人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當如是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與人爲善猶云善與人同上言善與人同而下申言其所以同者爲舍己從人舍己從人卽是樂取于人以爲善是取人爲善卽是與人同爲此善也莫大乎與人爲善此舜之舍己從人所以大也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疏由采善於人○正義曰董子春秋繁露云春秋采善不遺小○故曰至功也○正義曰桓寬鹽鐵論刺驕篇云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周氏廣業

云文選注有計及下句豈此二語皆外書之文而趙稱之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

疏注伯夷至己也○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此讓國而隱居之事也毛詩角弓如塗塗附傳云塗泥也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灰死火餘㶳也从火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灺燭㶳也㶳火餘也廣雅釋詁云炭㶳灺也然則炭爲燒木已㶳之名但未成死灰而已無火矣木經火燒未灰其黑能汚白故趙氏以墨釋之滕文公上篇面深墨注云墨黑也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於爐炭之炭周氏柄中辨正云若是炭火豈必朝衣朝冠而後不坐哉趙氏云塗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醜汚也方言汜浼潤洼洿也自關而東或曰洼或曰汜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或曰潤洿與汙同孟子公孫丑篇若將浼焉趙岐注云浼汚也丁公著音浼莊子讓王篇云欲以辱行漫我呂氏春秋離俗覽不漫於利高誘注云漫汚也漫浼並與醜通莊子讓王篇云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呂氏春秋誠廉篇塗作漫漢書王尊傳云塗汚宰相摧辱公卿汚塗

漫義相同故汚謂之漫亦謂之塗塗墍牆謂之墁亦謂之圬矣爾雅釋詁云念思也是思爲念也禮記問喪云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注云望望瞻望之貌也此云慚愧趙氏蓋讀爲惘惘惘惘即罔罔文選西征賦注云惘猶罔罔失志之貌失志故慚愧也按毛詩大雅思皇多士傳云思辭也此思與鄉人立思當亦語辭非有義也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注屑絜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

疏注屑絜至伯也○正義曰絜與潔通楚辭招魂篇云朕幼清以廉潔兮注云不汚曰潔引詩者邶風谷風第三章已作以古已以通毛傳云屑潔也箋云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益不我屑以謂不以我爲潔而用我也此不屑就謂不以諸侯爲潔而就之也言不忍就見者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即耐故廣雅釋言云忍耐也既以爲汙

故不耐就之矣毛詩大雅蕩篇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此言商紂失道其奰然惡行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遠方諸侯是當時諸侯皆化于紂之不善多黨紂而爲暴亂大惡所謂詾爾仇方如虞芮未質成之先則爭田而訟此不義之小者文王所伐有犬戎密須阮徂共者邪盂莒等皆不義之國不獨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盡力不得衣食也故云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注】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疏】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正義曰阮氏

元校勘記云音義出遺佚云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音義出阨窮云本亦作厄按說文兔部云逸失也人部云佚佚民也逸佚失三字古通此云遺佚卽遺失也柳下惠賢人而魯不能得之是遺失之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漢書翟義傳集注引晉灼云阨古厄字阨窮卽困窮由遺佚至於困窮也文選嵇康絕交書注引孟子阨字作厄○袒裼裸裎○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但裼也衣部曰裼者但也古但裼字如此袒則訓衣縫今之綻裂字也今經典凡但裼字皆改爲袒裼矣衣部又云羸者但也裎者但也釋訓毛傳皆曰袒裼肉袒也肉袒者肉外見無衣也引申爲徒凡曰徒曰但皆一聲之轉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羸裎裎裼袒也羸者說文羸袒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欲觀其裸王制羸股肱釋文羸本又作羸大戴禮天圓篇唯人爲倮匈而生也史記陳丞相世家躶身而佐刺船並字異義同羸之言露也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云物象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荀子蠶賦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楊倞注云儳儳無毛羽之貌義蓋與羸同裎者說文裎袒也孟子公孫丑篇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趙

之言呈也方言襌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裎衣義亦相近也徒與袒一聲之轉也韓非子初見秦篇云頓足徒裼韓策云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裼皆說文裼袒也凡去上衣見裼衣謂之裼或謂之袒裼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其云衣見體亦謂之袒裼鄭風大叔于田篇襢裼暴虎爾雅云襢裼肉袒是也襢與袒同毛氏奇齡經問云沈玉亮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夫袒裼裸裎見於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裼屬敬事鄭康成注則云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則袒與裼有何容飾經與注皆不可解曰往讀樂記云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此所爲裼謂裼衣裼裘使美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裼襊襲襊然不同袒裼見美本爲文飾而即以之爲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益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裼者事父母之情也然則何以同一袒裼而一以爲襲一以爲敬曰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

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
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裼則衛風衣錦絅
衣裳錦絅裳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裼
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裼裘如
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絅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
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裼之而美見
襲則揜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
是也去衣之袒裼爲襲加衣之袒裼爲敬明有分別
矣○注柳下至我邪○正義曰春秋釋例世族譜云
展氏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孫魯公族夷伯展氏祖父
展禽食邑柳下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命以字
爲展氏注云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僖公十五
年左傳云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注云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二十六年左傳云公
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注云柳下惠國語魯語
云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對曰獲
聞之注云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
禽獲展禽之名也是爲魯公族大夫也又魯語海鳥
爰居篇云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注云柳下展禽之邑
季字也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季友國策齊策

類屬對齊宣王亦稱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則季爲字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氏論語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淮南子說林訓柳下惠見飴高誘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柳下行此二說趙氏同高前說以爲號也號如史記呂尚號曰太公望荀子南郭惠子居南郭因以爲號是也惟名獲字季而趙氏以爲名禽字季未知所本孔氏左傳正義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是也隱藏也以用也不隱己之賢才謂不肯自藏晦其賢才也必以其道是必用其道即是必欲行其道也韓非子難三云故羣公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肯鹽鐵論刺權篇云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爲文魏成子之所以爲賢也潛夫論明闇篇云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廾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此隱賢謂隱蔽賢人與趙氏義亦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憫注云憫憂也漢書佞幸石顯傳憂滿不食注云滿讀曰懣說文心部云悶懣也鬼谷子云憂者閉塞而不泄也然則憫

鄙憂悶凡憂悶不能泄則憤故懣又訓憤也善己而己解我爲我惡人何能污於我以惡人解袒裼裸裎之人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注】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暫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疏】注由由至潔也○正義曰廣雅釋訓云浩浩油油流也由與油通故以由由爲浩浩趙氏解浩然之氣爲大氣注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云浩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遠與大義同楚辭懷沙云浩浩沅湘王逸注云浩浩廣大貌是也此由由爲浩浩亦謂其不似伯夷之隘而寬然大而能容也乃油油木新生之狀許見前油然作雲而禮記玉藻云三爵而油油油然注云油油悅敬貌史記微子世家云禾黍油油索隱云油油木黍之苗光悅貌油油爲悅故韓詩外傳引萬章

由由然不忍去也作愉愉然不去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喜色由然以生由爲生亦爲喜喜悅生之象也流動生之機也水生則流物生則悅禾黍之油油猶云木欣欣而向榮也列女傳賢明篇云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其妻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兮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此與孟子相表裏兩言油油其云油油之民卽謂此生生之民與下將陷於害相貫害則將救其生矣故憂之而救之惟憂民救亂之心切故不憚委蛇容忍則旋補救於其閒所謂進不隱賢必行其道謂不藏此憂民救亂之才欲行此蒙恥救民之道也推此裸裎之人卽害民之人彼自害民我自救民所爲爾爲爾我爲我也因其人害民而潔身遠去則不與之借因其人害民而詭隨阿附則與之偕而自失惟惠則油油然救斯民

全其生生者與此害民之人並處於朝彼焉能浼我
蓋我染其所爲而附之則彼能浼我我以救民者補
救挽回其害則與之偕而不自失彼焉能浼我哉不
自失所以不能浼必行其道所以三黜不去以兩油
油相例則油油即由由由由即生生矣趙氏不解祖
裼裸程四字而云與惡人同朝即使脫衣露體何致
遂爲惡人且惡人居朝亦豈脫衣露體則趙氏明本
列女傳爲說以此袒裼裸程即指陷害斯民之人故
以一惡字明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春無殺伐無割
大陵僳大衍注云僳謂焚燒令蕩然俱盡周禮大司
徒以虎豹爲贏物列子以豹爲程贏程即裸程也然
則柳下惠所云裸程假借脫衣亦體以喻害民者之
割剳猶管子以焚燒爲僳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
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注云路
暴露也亶讀爲袒謂上下不相覆露袒與怠慢並言
亦假借之言矣故爲惡人也若徒以赤體之人在側
而以爲焉能浼我此即尋常之人亦豈見有赤體
之人浼者無救民行道之心援之即止黜之不去何
以爲柳下惠哉後世秉國者一言未合乞骸而退以
爲潔身夫亂不知執一己倖直之名而以衡國生民

之重一任諸羣小之爲莫或救止則亦豈得爲潔哉故惠不以去爲潔而悠遊下位足爲以矯潔爲高者示之鵠也孟子舉一伯夷以戒人之輕進舉一柳下惠以戒人之輕退豈徒然哉阮氏元挍勘記云謂三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義出絀字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注 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

疏 注伯夷至評之○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子以爲隘矣注云隘猶陜陋也音義云隘或作阨或作阸阸並烏懈切文選吳都賦邪有湫阸劉逵注云阸小也湫阸卽湫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綦毋邃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此解隘不

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爲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爲不恭以君子不由爲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爲聖之淸惠爲聖之和夷惠旣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爲隘不恭故蔡母遠易趙氏義云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爲隘如是爲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所不爲則夷不爲隘惠不爲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趙氏之義固有所本矣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疏介者必偏○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孟子正義卷七終

姪廷琮弼校字

孟子正義卷八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疏】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

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曰
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翟氏灝考異云尉繚與孟子
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
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
應見古別典○三里至利也○正義曰臧氏玉林經
義雜記云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尅
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
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
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
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
此木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
也郭爲外城猶梓爲外樹開廣二里已不爲狹若城
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
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兩言五里之郭必非誤
按戰國策齊策貂勃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田單又
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皆指卽壘而言其城郭之小
七里五里周未可拘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傳
疏曰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

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也尉繚子天官篇云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此言東西攻南北攻即所云環而攻之呂氏春秋愛士篇云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高誘注云環圍也謂周旋圍繞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春官簭人九曰簭環註謂筮可致師不也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即周禮筮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筮而攻之也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趙注似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注天時至屬也○正義曰時十二辰地支也日即十日天干也太元元數篇云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論衡難歲篇云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

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此王相之說也史記龜策列傳云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即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孤虛之說也周禮春官太史職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主天道周時衞士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裨竈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云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然其時則混以天時爲天道至孔子贊易明元亨利貞爲天之道言天道剛柔相益謙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天道乃與孟子以天道與仁義禮智並言而此五行時日之術別之爲天時而天時天道乃曉然明於世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注】有堅强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疏】注有堅至是也○正義曰破之走者解委而去之走字釋去之矣委無破義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破作被淮南子精神訓云委萬物而不利高誘注云委棄也漢書地理志千乘郡被陽注引如淳云一作疲音罷罷卑之罷罷即疲國語周語注云棄廢也禮記中庸半塗而廢注云廢猶罷止也表記中道而廢注云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趙氏當作疲之走者逕疲爲被傳寫誤作破也罷而去之即棄而去之之也岳本得之引衛懿公之事見閔公二年左傳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事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

下不以兵革之利【注】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道德也【疏】注域民居民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史記禮書云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廷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毛詩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有是是即域是索隱云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亦弗居也上言宮廷下言域居故知域是居與趙氏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烏鹵寡人民過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顏師古注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稍由之詩逝將去女謂論語之書稱負而至若至七國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因以域其民矣按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以法禁之使民止於此居也以德懷之未嘗禁之而民自止於此亦民居也居民不以封疆之界謂止民不以法禁之以德懷之也居此民則止此民止此民卽有此民矣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注】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疏】得道至勝矣○正義曰音義云寡助之至至或作主按多助之至亦當作多助之主趙氏云得道之君卽解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主卽是得道之君也有不戰不當戰也當戰則戰矣當戰則戰所以必勝

章指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注】孟子雖

仕於齊處賓師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

疏注王欲至見否○正義曰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此以若言釋如字儀禮鄉飲酒禮云如大夫入註云如讀若今之若廣雅釋言云如若也云若言者爾雅釋詁云圖如也釋言云猷圖也猷若也然則如與若義同而如之爲謀爲圖爲猷與若之爲猷爲圖同寡人如就見者也即寡人圖就見者也釋詁又云猷言也趙氏盡若言二字釋如字謂如者若也言也若之爲如不必爲圖猷之義必盡言字則其爲猷爲圖了然明白此趙氏訓釋之精也或訓如爲任不及趙氏遠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字亦與將同義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古者雞鳴而起朝辨

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注云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惡寒大延之上與道途奚別焉朝將視朝朝上朝字當讀住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按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又云太陽中風嗇嗇惡寒淅淅惡風此云不可以風則是惡風惡風而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經疾也趙氏以云寒疾不可以風故以為惡寒之疾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多云識知也故以不知解不識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注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注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疏注東郭至日也○正義曰史記平準書東郭咸陽索隱引風俗通云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是齊有東郭

氏為大夫家也翟氏灝考異云韓詩外傳云孟子所
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
詘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
人耳按東郭先生蓋住居東郭未必即東郭氏此明
稱氏為大夫家是也一文選悼亡詩注引蒼頡篇云昨
隔日也廣韻云昨隔一宵也昔之訓為久為舊為往
則通隔日以前俱謂之昔孟子辭疾僅隔一宵故云
明日出弔下計隔日為明日上計隔日為昨日故以
昔者為昨日也莊子齊物論云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釋文引向秀注云昔者昨日之謂也與趙氏此注同
阮氏元挍勘記云今日弔閩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
毛本日作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今下古
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注孟子
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
醫來注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
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

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疏】注孟仲至者也○正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維天之命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閟宮傳云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曹氏之升摭餘說云孟子且不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子篇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也至序錄所稱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者當別是一人按東萊讀詩記引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子夏傳傳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既引徐整說謂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又引一說云子

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後一說同於陸氏而仲子於孫卿中間多一根牟子皆不言孟仲子受學於子思孟子趙氏謂爲孟子從昆弟必有所出今未詳矣禮記樂記云病不得其衆也注云病憂也是憂卽病也引曲禮者見禮記曲禮下篇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是也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注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注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疏景丑氏○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漢書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稱景丑爲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卽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於其家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焉○

法有心不欲至朝○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賈氏疏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是也趙氏言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已止也不得止者不得不往朝也但身雖至朝而心不欲至朝蓋是時王未覲朝或已覲朝而退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故宿於景丑氏而以所以辭疾之故告也考文古本心作必非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注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注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

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疏注云爾絕語之辭也○正義曰云爾分言之皆語詞也文選古詩故人心尚爾注引字書云爾詞之終也蓋云爾兩字是終竟無疑之詞故為語絕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注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如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注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

惑焉【疏】注景子至敢焉○正義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解否非此之謂也何謂為臣固自當朝也解固將朝也以自當二字釋將字自當將之殺聲近時通解謂將朝即指孟子將朝王而言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又云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曲禮注云應辭唯恭於諾論語鄉黨篇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集解云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趙氏言無諾而不至與唯而不諾義異云輦車就牧者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輦與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注云輦謂人挽車言不服待馬至故埜與就馬也出車就馬于牧地趙氏撮其辭音義云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役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翟氏灝考異云書齋夜話曰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卽可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爾雅釋詁云宜事也故以事釋宜宜與夫禮謂夫子之事與禮所云若不相似趙氏讀與如字孫奭謂宜與如字是也

丁讀宜與爲句非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宜猶殆也成二年左傳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孟子公孫丑篇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滕文公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又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離婁篇宜若無罪焉盡心篇宜若登天然齊策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宜字並與殆同義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注**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疏**注慊少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慊少也說文歉食不滿

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范甯注云嗛不足貌韓詩外傳作歉廣雅釋天作歉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岐注云慊少也逸周書武稱解云爵位不謙田宅不虧范字異而義同翟氏灝考異云呂氏春秋魏文侯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經義於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注】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疏】注賢者長者有德有齒○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德是尚賢齒是尊長故云賢者長者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

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注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疏注有所與爲之君○正義曰爲作也與亦作也故以與釋爲○注王者師臣霸者友臣○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亡又堯問篇引中蘬之言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注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注】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上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敕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疏】注醜類至教者○正義曰禮記哀公問云節醜其衣服注云醜類也是醜之義爲類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掩醜捉綷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曰綷或曰捉東齊曰醜按掩奄古通用詩周頌奄有四方毛傳奄同也醜訓類類亦同也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趙岐注云醜類也以方言證之於義尤明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齊等也絕過也故以等釋齊相類相等則不能相過矣廣雅釋詁云教敕語也是教與敕義同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敕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教敕之使不敢慢是我所使役之才也禮記內則云降德於衆兆民注云德猶教也當時諸侯無德可言故德齊亦謂其所教敕於臣民者同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

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注】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己是以不往也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疏】君子至爲志○正義曰毛詩大雅厥德不回傳云回違也小雅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注】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疏】注古者至兩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黃金萬溢高誘注

云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是一溢爲一金也閩監毛三本誤作二十四兩阮氏元挍勘記云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作鎰二十兩也作二十兩乃與爲巨室章合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

【疏】注贐送至之贐○正義曰臧氏庸述其高祖琳經義雜記云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賮辭曰歸賮文選魏都賦確負賮贄劉淵林注賮贄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贄蒼頡篇曰賮財貨也赭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賮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賮知孟子本作賮今作贐乃俗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賮會禮也以財貨爲會合之禮也或假進爲之如漢高紀曰蕭何爲主吏主進是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注】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

日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
也【疏】當在薛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
考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
春秋之薛也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公
羊哀四年注云滕薛俠轂此春秋之薛也史記孟嘗
君列傳湣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于文代立續漢志
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注引皇覽
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
爲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
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閈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
是以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
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
先王之廟至田文直稱薛公蓋不特大都耦國其名
數亦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
文公聞築薛而恐是也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鄒而
太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鄒魯殊則地近鄒魯又
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疑但梁
宋接境史記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鹿
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爲今陶之鹿

後儀陶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魏太子申之攻齊也過宋外黃高誘曰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過宋孟子之遊梁因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行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云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俠姦人之前其子弟已多暴桀異於鄒魯故惡孟子欲害之耶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阨於陳蔡者耶是皆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輩皆所往還並獨遺一田嬰是其取道於薛因避禍而餽金以共困之亦東道主之義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宣王時即孟嘗君田文也○注戒有至受也○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又十三年左傳云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注並云戒備也說文云戒警也從廾持戈以戒不虞爲猶作也趙氏以作兵釋爲兵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注**我在齊時無事於義

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

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疏義之無處兼金不顧○正義曰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閒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注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

疏注平陸至果毅○正義曰毛詩鄘風在浚之都傳云下邑曰都下言王之爲都者平陸是都故云下邑也秦風無衣云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序云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

宣二年左傳云靈輒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韓非子勢難篇云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戰國策秦策云楚地持戟百萬是持戟爲戰士也戎昭果毅亦見宣二年左傳云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軍法以殺敵爲令故宜聽之常存於耳若易之則戮此失伍是不聽政令故當殺戮之不國語吳語云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史從其伍之令是失伍者當殺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梧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閒七國時尚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卽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卽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云平陸唐兗州縣卽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周氏柄中辨

正云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水經注汶水又西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則東平陸爲厥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爲一耳

曰不待三【注】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注】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疏】注轉轉至壑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高誘注云轉棄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不得埋曰棄謂棄之於野也國語吳語云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注云轉入也入於溝壑亦謂無以送死與轉尸之義同耳周書大聚解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注云傳於溝壑惠氏棟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鬱而無轉高誘注云轉讀作傳鹽鐵論通有篇云

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衞梁宋采棺轉尸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當即近世以舊用之棺賣與人者按文學對云是以生無乏貲死無轉尸即用周書與淮南王術同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注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背賑窮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注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疏注牧牧地○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注云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賈氏疏云載師云牧田賞田任遠郊之地鄭注云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非畜牧之地但牧六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處即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國語周語云周制

有之曰國有郊牧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曰此則距心之罪也注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注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爲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疏注孔姓至其罪○正義曰前自稱距心是名此加孔字知是姓也爲治也爲爲都猶論語言善人爲邦能以禮讓爲國呂氏春秋舉難篇言說桓公以爲天下淮南子俶眞訓言與造物者爲人是即治都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邑都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

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釋地又總云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直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隳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乎以言釋誦者亦見廣雅釋詁漢書呂后紀云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注引鄧展云誦言公言也說文言部云諷誦也誦諷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蓋諷誦言語四字分言之義別單舉之義通誦可訓諷亦可訓言矣毛詩公劉傳云直言曰言直言即公言爲王誦之爲王直言之與孔距心語爲王述之即是倍誦之也

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疏人臣至祿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

周旋戮也哀公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退引詩者魏風伐檀篇文毛傳云素空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官默之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漢書鮑宣傳上書云以拱默尸祿爲智顏師古注云尸主也不憂其職但言食祿而已又貢禹傳上書云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尸祿猶云專祿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注】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疏】注蚳鼃至之也○正義曰楊桓六書

統引石經孟子作𧒒鼄問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此
石經當是蜀中所刻說文蚳字重文有三其籀文从
氏从蚰疑𧒒爲𧒒字之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靈邱
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六國表
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
至靈邱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
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加以蚳鼉去王
遠無以嚴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爲邊邑實不
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邱以𦓝武靈王得名卽令
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
邱皆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
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
注齊靈邱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
寧闕疑江氏永羣經補義云蚳鼉辭靈邱趙岐注云
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卽漢淸河郡之靈縣令之
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邱
正是漢清河郡今地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
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何據
士師爲刑官之屬在大司寇小司寇下是爲治獄官
五戒者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

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註云先後猶左右也五戒皆告語於民使不犯刑罰則士師得掌刑獄之言語但五戒下告於民推之則刑罰不中亦可上諫於君故引以爲可言之證也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疏】注三諫至而去○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休注云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蚳鼃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疏】注我不見其自爲謀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自知篇云知於顏色注云知猶見也葢調之云孟子既爲蚳鼃謀如是則亦必自爲謀特吾未見之耳

公都

子以告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疏注公都至子也○正義曰廣韻公字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注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乎綽裕皆寬也疏注官守至寬也○正義曰漢書谷永傳永對曰臣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遷至北地太守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

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淮南子俶眞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師賓之位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學記云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此不臣而師之也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云賓敬也敬所擧賢者能者元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以賓之呂氏春秋高義篇云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以賓寡人久矣釋文引李氏云賓客也然則凡賢能盛德之士未食君祿俱爲賓此賓

之事也孟子之盛德足爲諸侯師而仕不受祿所以爲師賓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山東之國號齊强大其地勢雄於天下宣王修然有撫莅華夷之意招徠文學游學之士以爲阿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即見王也過平陸與大夫孔距心善處爲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必有異使人瞯之而孟子終守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旣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齕聞易牛之事喜曰足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即語以王道王雖自言惛不能進而敬禮有加奉爲賓師班視列大夫前後進說甚多所陳必堯舜之道王稍稍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顧左右而言他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自齊葬魯棺槨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後竟因此爲臧倉所毀事畢反于齊止于嬴旣免喪自范之齊見王于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丘蒙盆成括高

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發躍如也顧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驩方嬖幸用事進爵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急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會燕王噲讓國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取于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置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聽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悔有陳賈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譌傳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虛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有以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漫以蚳鼃之義繩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罔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即有故而去亦豈小丈夫之悻悻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王卒不改猶欲以授室萬鍾餽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卒無善於留行者及出晝而終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此則愛君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

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願見顏色承風旨子敖驕贋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然出弔于滕朝夕進見欲一與言行事而不可得至公行之喪朝亡爭趨孟子獨否卒亦不能加惡焉同寮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嘗往來不必莫逆至若不孝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則不之信則更有察之衆好衆惡者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加卿相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亦可見其久居於齊也毛詩小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裕貌也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釋文引馬注云裕寬也是綽裕皆寬也尚監毛三本作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舒緩亦寬也

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

疏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正義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

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注云言御叔不任使四方此引以爲執職者劣證也武仲有官守當使四方故雖遇雨不敢止息所以爲劣廣雅釋言云劣鄙也猶云食肉者鄙也○段干木偃寢而式閭○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誘注云駔儈人也期賢篇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高誘注云閭里也軾伏軾也又順說篇云田贊可謂能達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注云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知淮南子修務訓云段干木閭門不出以安秦魏所遮

事與呂氏春秋期賢篇同文選班孟堅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蕃魏兮左太沖魏都賦云閒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干木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文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又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趙氏云偃蹇即偃息也引此以爲藉道者優之證也謂段干木無官守之職故優裕而閒居偃息於隘巷之閒致魏文侯過而軾之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注】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疏】注孟子至滕君○正義曰告子下篇淳于髡曰

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嘗爲齊卿也闞氏若璩釋
地云予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
蓋當是二邑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
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
唐孔氏云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爲
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
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
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
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拔漢書地理志
泰山郡有蓋本注云臨樂丁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
入池水又沂水南不下邳入泗卽此蓋也毛氏奇齡
改錯云明稱齊卿且云位不小古侯闕卿有左師右
師故趙有左師爵寵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驩是
右師侯闕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
葉公行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
趙鼓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當與蓋大夫作同
時稱耳宋向戌以左師而食采於合春秋傳名合左
師則此蓋大夫即直云蓋右師何不可焉用氏柄中
辨正云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若邑之大夫僖二
十五年傳晉趙衰爲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衰爲卿

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爲卿也楚僭號縣尹倶稱公如申公鄖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爲令尹司馬以老於葉故始終稱葉公此固不可爲例者王驩爲葢大夫猶距心爲平陸大夫也陳組綬燃犀解引徐伯聚云經文明言孟子爲卿驩爲大夫則以公孫丑所言之卿葢孟子也按此說是也趙氏言王以葢邑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是副使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副之副使原不必攝卿且卿遂可與言大夫遂不可與言乎惟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爲副使凡一切使事驩宜聽命於孟子乃驩則自專而行此丑所以問也言夫子以卿爲正使位不爲小何得聽其自專而不與言故孟子所答云云趙氏於齊卿之位二句不注者正以此卿位即孟子爲卿之卿不必更注而下言驩專知自善則孟子之不與言正非徒以不悅其爲人而不與相比而已也出弔於滕趙氏云出弔滕君按滕定公薨孟子時居鄒非此爲齊卿時也季本孟子事蹟圖譜云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事雖無據可存以備參

考或謂卽滕定公之喪則謬矣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注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注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疏注既已至人也

○正義曰毛詩周南既見君子傳云既已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貴公篇作無或作好高誘注云或有也小雅天保篇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之言有也此或訓有之證禮記曲禮若夫坐如尸注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檀弓云夫猶賜也見我釋文云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郎伯高又云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昭公十年左傳云喪夫人之力注云夫人謂子尾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

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謂季孫此孟子稱王驩爲大趙氏以大人解之其義一也驩原爲副使而自專行事孟子若與之言謙卑則轉似爲驩所帥尚亢則又似忌其攬權而爭之故爲往反千里一概以默而不言處之既不當彼司其職我統其成又不致以伺問之嫌除成疑隙孟子與權臣共事所處如此若驩果以孟子爲之主事事請問而行則孟子豈拒之不言乎丑因驩自專行事疑孟子當言孟子因驩己自專行事而以爲又何言丑以孟子卿位不小於驩疑孟子當言孟子正以卿位不小於驩而不必言至驩爲諂人孟子不悅與比此丑所知之苟孟子徒以其諂人不悅與比而不言則亦狹隘者所有非大賢之學矣

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

疏道不至解也○正義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

危行言遜指論語文閩本以道
不合者不相與言誤入注中

孟子正義卷八終

孫授易詩校字